



七
 書
 林
 堯
 慶
 行
 四
 十



服部文庫
 117
 196
 13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二

魯襄公十一

梅賾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八年

丙辰

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

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寧喜力之黨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雪 ○仲

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力之黨

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
旅見於楚始於此是故書公朝王所以見王
業之衰書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主崩
以見伯業之衰。○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卒。
景王立。○大書。○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註見經。梓慎曰。梓慎魯
大夫。

今茲宋鄭其饑乎。其言今茲宋鄭二國
歲在

星紀。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
星在亥至此年十

一歲故在星紀。而淫於玄枵。玄枵在子
歲星當在星紀明年乃在玄枵。今

已在玄枵。行失次。○枵音器。以有時

苗無冰為災。陰不堪陽。盛陰周事而溫。地
氣發。蛇乘龍。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

出虛危。下龍蒼龍。宋鄭之星也。在東方。房
為蛇所乘。鄭之星。宋鄭必饑。主星失次

必有饑。玄枵。玄枵三宿。虛中也。虛星在其
象枵為義耗名也。枵耗之。土虛而民耗。為

朱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不饑何
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不主饑荒。○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

復為何事。○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

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陳侯蔡侯胡子

盟曰晉楚之從宋之盟故也宋盟在十七年齊

侯將行齊景公慶封曰我不與盟盟以宋

齊秦故言齊不與何為於晉何為而陳

文子曰先事後賄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

禮也事大國之小事大小國之未獲事焉

未得從之如志當從大國請禮也申言

之禮必雖不與盟齊雖不與敢叛晉乎

敢叛晉國而重丘之盟重丘盟在十五年未可忘

也未可忘晉子其勸行子謂慶封其勸

衛人討甯氏之黨前年衛殺甯喜故石惡

出奔晉石惡甯喜之衛人立其從子圃衛

立石惡之從子以守石氏之祀以守石氏

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於衛○邾悼

公來朝時事也修時事於魯也傳言來朝

○秋八月大雩旱也為旱而雩○蔡侯歸

自晉蔡景公而歸入于鄭道過鄭鄭伯文

之鄭簡公為設不敬蔡侯子產曰蔡侯其

不免乎蔡景公其不日其過此也往曰蔡

時朝晉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鄭君使

勞蔡侯於鄭東門之外勞去聲而傲蔡侯吾曰猶

將更之將更改其所為今還晉歸自享

鄭而惰而怠惰乃其心也是不敬乃君小

國為小國事大國服大國而惰傲以為已

心而為已之常心將得死乎得將善終若

不免若蔡侯不必由其子必由其子其為

君也蔡侯之為淫而不父淫穢而不盡為

於太子僑聞之如僑所聞如是者凡人之

者恒有子禍禍亂常起於父子之聞為

孟孝伯如晉孟孝伯即告將為宋之

盟故如楚也魯屬晉故告晉將為盟蔡侯

之如晉也朝于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游

即子大叔鄭簡及漢及楚之楚人還之楚人
公使往聘于楚及漢漢水
不受游吉之使命之還游吉之使而曰宋之盟年在前君實親
辱鄭君實親鄭君實親今吾子來吾子謂子大叔而使子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且歸不須來聘吾將
使駟奔問諸晉駟傳車也我將使傳車問
音而以告而以告鄭之子大叔曰子大叔宋
之盟之盟言在宋君命將利小國楚君之命將
利國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亦使小國解兵

其杜鎮撫其民人服田力穡得以以禮承
天之休使得上天之福祿此君之憲令
君之憲章命令而小國之望也而小國之所仰寡
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乘皮束帛故言奉
幣其皮以歲之不易聘於下
執事鄭伯不得自朝故今執事有命今楚
事乃有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女小國大
國之政令音汝與音預女必使而君使汝君必棄而

封守守禦之事疆跋涉山川為行爲跋涉

高山木之險蒙犯霜露上則蒙犯嚴以逞君心下則跋涉

以朝于楚快小國將君是望言小國將仰

君心之所欲社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楚君無乃非盟

載之言無乃非盟誓言載以闕君德以為楚

闕失之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失德則諸侯皆楚

小國是懼正坐於此不然苟為其何勞之

敢憚何敢畏憚子大叔歸不得通復命



復命於君告子展乃告執曰楚子將死矣楚康

始將死矣不修其政德不修政事而貪昧於諸

侯而貪賴冒昧以逞其願以快楚國欲

又得乎欲又居其位周易有之在周易在

復震下坤之頤震下艮曰迷

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

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楚康王其欲復其

願欲得鄭朝而棄其采不修德是復歸無

自棄其本

所失道已遠是謂迷復是謂迷而不復能無凶乎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勸鄭君其往朝於楚送葬而歸言楚

君必死君往當以快楚心以快楚人欲楚

不幾十年幾近也楚自今不近未能恤諸

侯也未能憂恤諸侯而召之也吾乃休吾

民矣休息也我乃休息其民裨竈曰裨竈鄭太

夫今茲周主言今年及楚子及楚康王皆將死

二君皆將死皆將死歲棄其次歲星棄其次而旅於明年

之次旅客處也歲星客於以害鳥帑歲星

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周楚惡之

南為朱鳥鳥尾曰帑帑音奴周楚惡之

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未鄭飢裨竈則

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九月鄭游吉

如晉即子告將朝于楚告晉以將以從宋之

盟宋盟從晉諸子產相鄭伯以如楚子產

簡公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

郊勞今鄭伯草舍而外僕言鄭之外僕掌

子產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言先大夫相先君適四方

國未嘗不為壇未嘗不除土為壇以受郊勞自是至

今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亦皆循之今子草舍謂

子產曰但舍止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子產曰僕

大適小大國之君則為壇小國之君則為壇小適大

適往大國苟舍而已苟簡草舍而已焉用壇安用

焉音煙僑聞之僑子產名大適小見有五

美其美事宥其罪戾宥之積寬以赦

其過失過失之差赦而救其菑菑患之困救而

恤之三美也賞其德刑德刑之善勸之教

其不及不及之事勉之小國不困小國無

懷服如歸懷德服義其從是故作壇是故

地為以昭其功以昭明其功宣告後人宣告

孫無怠於德使無懈怠小適大見有五惡

其惡事說其罪戾解說其罪戾惟請其不

定請謝其不足惟行其政事奉行其政事惟

共其職貢歲持貢賦之或共而備從其時

命而朝會征伐之命時不然若其則重其幣

帛增重其以賀其福大國有而弔其

凶大國有凶喪皆小國之禍也凡此皆小

也焉用作壇安用於其地為以昭其禍昭

明其五惡之禍所以告子孫凡我之所以無昭禍

焉可也無昭明禍難齊慶封好田慶封

獵之事焉其亦可也而者酒又喜嗜酒與慶舍政

好去聲者音嗜

封之子慶封當國不則以其內實遷於盧

蒲弊氏內實寶物妻妾移於盧蒲弊家易內

而飲酒慶封與盧蒲弊交數日數日國遷

朝焉蒲氏朝見封使諸士人得賊者謂辟

能捕執得盜賊以告而反之其身使以功

罪已故反盧蒲癸盧蒲癸莊公黨癸臣子

之子之即慶舍盧有寵盧蒲癸妻之慶舍

女妻癸臣事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慶舍之

妻去聲見癸

娶妻而曰男女辨姓辨別也言男女別姓而後可相娶列子

不辟宗子謂盧蒲癸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故言不避宗族辟音避下同

何也是也曰答宗不余辟言慶舍欲妻余

獨馬辟之我獨安所避之賦詩斷章詩

者取其一章為義斷音短余取所求焉我特取下娶慶舍女則所求

得惡識宗言已不能顧同宗惡音烏癸言王何而

反之盧蒲癸王何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卒言王何而反

之蓋欲為二人皆辟癸何皆辟幸於慶舍使執寢戈

親衛親近公膳日雙雞謂公家供卿大夫每先去聲

饗人竊更之以鷺饗人廚宰也私竊以鷺更易其雞鷺音木

御者知之御進食者知其意則去其肉食則又去膳

而以其洎饋洎肉汁也饗人御者欲去其器已菴二反

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皆患

公孫以減慶封告盧蒲癸慶封以二下

癸曰答慶譬之如禽獸言二子譬吾寢處

如禽獸言二子譬

吾寢處

之矣

我能殺而靡其皮寢處之矣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晏平仲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

嬰晏平仲名言其兵衆不足用以討亂知無能謀也其知謀

以慮事言弗敢出不敢出言以有盟可

也請為盟以歸父子之言云子謂

仲之言又焉用盟又安用盟告北郭子車

慶氏又與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

能以事其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

佐之及陳文子謂桓子桓子無字也曰禍

將作矣言齊之禍亂將起矣吾其何得我其當對曰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

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子不志於貨財言可慎守其家

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報讎攻慶封氏

以龜卜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言

上攻其敢獻其兆敢獻兆請子之曰克慶

謂之曰見血主殺戮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慶封田獵于萊國之地陳無字從而田○從去聲丙辰

文子使召之陳文子使人召桓子先歸請曰桓子請無

字之母疾病詐言其母疾病請歸請先歸慶季卜

之慶季即慶封為無字無字上母疾病示之兆既上乃示曰死

言龜兆不吉其母當死奉龜而泣無字奉龜而悲乃

使歸慶封乃使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

禍將作矣言禍亂將起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

慶封使歸慶封使歸禍作若禍亂必於嘗必於嘗祭之時歸

歸猶可及也猶可及也子家弗聽慶封不從亦無

悛志悛改寤也言慶封亦無改寤之志子息曰即慶亡矣

慶封必幸而獲在吳越若慶封有幸則得在吳越陳

無字濟水陳悼子既歸濟水而戕舟發梁戕害其舟楫發

壞其橋梁不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盧蒲姜謂癸盧蒲姜

慶舍之也慶舍之也曰有事而不告我言汝將有大事而不

肯告必不捷矣必不捷矣必不能癸告之癸告其妻

姜曰妻曰夫子復夫子謂慶舍為人莫之

止若無人將不出將不出我請止之我請

舍出使其計癸日諾其計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

之廟秋祭于齊太祖慶舍音泰涖事慶舍臨盧

蒲姜告之慶舍之女告且止之且止其父

弗聽慶舍曰誰敢者言誰敢為亂者遂如

公遂至麻嬰為尸為祭慶集為上獻

者音顯盧蒲癸王何執寢戈以從慶舍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氏廟在公宮之內故慶

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陳鮑二家養

慶氏之馬善驚慶氏有好士皆釋甲束馬慶

之兵士皆釋甲而飲酒飲酒且觀優且觀優

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藥高陳鮑

之徒藥子雅高子尾介慶氏之甲介因

氏之上釋甲而觀優子尾抽桶擊扉

也扉門闔也以抽桶擊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盧蒲癸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王何以

之刺七亦反

舍ラトイフ解其左肩解慶舍猶ラトイフ接廟楹慶舍雖傷

大廟之椽動於甍動於屋角以俎壺投殺殺

而後死俎壺皆祭器慶舍以俎與壺遂殺

慶繩即慶麻嬰為尸公懼亂恐懼鮑國曰

群臣為君故也言羣臣欲尊公一室

陳須無以公歸陳須無即陳文稅服而如內

宮稅祭服而往內宮言公懼慶封歸慶封

遇告亂者遇告亂丁亥伐西門慶封伐

不克勝不還伐北門伐齊北門克之勝北門

伐內宮陳鮑在內宮故慶弗克慶封反陳

于嶽嶽里名慶封反陳請戰慶封請與弗

許陳鮑遂來奔慶封遂獻車於季武子慶

美澤可以鑑車美而光澤展莊叔

見之魯大夫展莊曰車甚澤車甚人必瘁

宜其亡也竭人必以奉已叔孫

穆子食慶封叔孫為慶封設享汜祭

善人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祀祭穆子不說穆子
 遠散所祭不恭祀祀穆子不說穆子
 見慶封不敬故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
 不悅說音悅使工為之誦茅鴟茅鴟逸
 詩刺不敬穆子使亦不知慶封亦不之既
 工歌茅鴟以諷之亦不知知言其闇甚既
 既卒齊人責魯而齊人來讓受慶封魯奔吳慶封吳
 享事受慶封而齊人來讓受慶封魯奔吳慶封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未也子慶封
 與聚其族焉而居之聚慶氏之族黨富於
 其舊慶封富過於子服惠伯謂叔孫惠伯
 孫穆曰天殆富淫人言天意始欲慶封又

富矣慶封又富穆子曰善人富善人之謂
 之賞謂之淫人富淫人之謂之殃謂之天其
 殃之也或者天意欲其將聚而殲旃殲盡
 之也言將聚慶封之族而盡殺之○癸巳
 為昭四年殺慶封張本○殲音央○癸巳
 天王崩見經未來赴周未來赴亦未書經
 禮也據時已聞喪當書故○崔氏之
 亂在襄二十一年喪群公子群公子皆一亡故鉏在
 魯公子鉏叔孫還在燕還奔買在句瀆之

丘執公子賈于句瀆之及慶氏亡封滅皆

召之皆召羣具其器用具羣公子子之而反

其邑焉而還羣公子與晏子邾殿其鄙六

十邾殿齊別都以邾殿之邊鄙凡六十弗

受晏子子尾曰子尾問富食邑人之所欲

也人之所欲何獨弗欲晏子何為對曰晏子

慶氏之邑足欲慶封邑多故亡驕侈橫

之吾邑不足欲也我之食邑不欲益之以

邾殿若益之以邾乃是欲乃厭足其足欲

其欲亡無日矣則驕侈橫生滅亡在外若

亡在不得宰吾一邑雖我之一邑亦不受邾

殿故我不受非惡富也非惡其邑多之致

恐失富也而失吾富也且夫富且夫富如

布帛之有幅焉如千織布帛為之制度以幅

之制使無遷也夫民夫民生

厚而用利生理豐厚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材用利益

人

厚利皆民之所欲惟使無黷慢使無放黷
 正德可以為之幅尺使無黷慢而急慢
 慢音謂之福利謂之利利過則為敗驕利過
 禍敗吾不敢貪多我不敢貪所謂幅也謂
 必至與北郭佐邑六十亦以六十邑受之北
 也幅尺與北郭佐邑六十與北郭佐受之郭
 佐受與子雅邑亦以邑辭多受少辭其多
 者與子尾邑亦以邑受而稍致之子尾既
 稍還致之景公以子故有寵故于
 之於公公以為忠尾為忠故有寵尾有
 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放盧蒲癸
 于齊之北竟北竟

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乃求崔杼之尸
 不得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言必得崔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周武王有崔杼其
 有乎崔杼其有不十人不十人不足以
 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事也崔氏之
 臣曰崔氏之臣與我其拱璧言與我崔氏
 吾獻其柩杼之柩於是得之於是得崔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二十五年崔氏
 側葬公于北郭

其始遷殯于大寢更殯莊公於路以其棺尸

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禮故以

罪國人猶知之而識之皆曰皆言崔子

也崔杼之尸也○為宋之盟故在二十七年○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見經註公

過鄭魯公過平聲鄭伯不在鄭伯已在楚

伯有廷勞於黃崖鄭伯有往勞魯公于黃

不敬伯有不敬穆叔曰魯叔伯有無戾於鄭

若伯有不受戕於鄭鄭必有大咎鄭國必受敬恭敬

民之主也民以敬而棄之棄之何以承守

言無下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鄭若不討必受其

辜其大害濟澤之阿阿陵也濟澤之行潦

之蘋藻行潦流水也蘋大萍寘諸宗室諸薦

宗廟李蘭尸之使服蘭之敬也言取蘋藻

澤中使服蘭女為之主神猶享之以敬也敬可棄乎恭敬之道

守及漢諸侯行楚康王即楚公欲反魯

欲歸叔仲昭伯曰即叔仲帶我楚國之為言我朝楚為

而楚國來豈為一人行也豈為康王一人而來子服惠伯

曰君子有遠慮言君子有深遠思慮小人從邇惟近

是事之面飢寒不恤目前飢寒尚不憂恤誰追其後也誰

其後暇憂不如姑歸也不如此且歸叔孫穆子曰

仲子專之矣仲子即叔仲昭子服子始

學者也言其始學未識遠謀榮成伯曰即榮

遠圖者言昭伯勸公如楚忠也忠於國公

遂行魯公從昭伯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

言我為康王一人而來非為楚也非為楚國而來飢寒之不恤

目前飢寒誰能恤楚誰能憂楚姑歸而息民

不如且歸待其立君待楚人別立君而為之備而後

徐為宋公遂反宋平公遂楚屈建卒木

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晉趙文子喪之禮

也宋盟有衷申之隙不王人來告喪周

靈主之喪問崩日崩之日以甲寅告實十一月

癸巳崩以二十日故書之故書二十一日以徵過也

二月甲寅告以徵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三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二年

經二十有九年己巳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楚

朝正者甚多而唯書一年者危在楚也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無傳獻公卒子襄公閻弒吳

子餘祭餘祭卒夷昧立一名餘仲孫錫會晉

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

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凡來盟皆大夫也杞

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

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

於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杞子無削其

者舍楚子虔無生名○吳子使札來聘始書子

始君臣並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齊高止

出奔北燕北燕始○冬仲孫羯如晉見經釋不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經釋不

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

親禭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欲依公

患之魯公以親穆叔曰叔孫衎殯而禭使

衎衎除殯之凶邪而行中則布幣也與朝而

乃使巫以桃茢先衎殯衎音弗又音廢

楚人弗禁楚人弗禁既

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二月癸卯

齊人葬莊公于北郭莊公兵死不八非

域故別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經不書葬畧夷狄也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二十八年朝在楚故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至于楚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諸侯

夫皆送葬至楚邲敖即位邲敖康王王子熊麇也

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子羽

是謂不宜言楚君弱令尹強不相宜必代之昌尹

松柏之下喻令尹之強如松柏其草不殖喻楚

君弱如草處松柏之下不能生長也蓋公

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邲敖張本

還魯公自及方城及楚方城之地季武子取卞魯

邑季武子取卞邑以使公治問公治季氏

自益卞之皮彥反武子使之問公重書追而與之

起居治音也重書追而與之重印也

公治而與之曰書辭聞守卞者將叛守卞大夫

將以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臣帥師徒

既得卞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公治致

命而退及舍公治還而後聞取卞發書

聞季氏公曰欲之而言叛襄公言季氏欲

取卞而欺我言

國按
祗服虎本作祗
一本作多祗多
通用滿清多
不知量也三
以效故後以
多者也多而
則宣為平聲也

叛祗見疏也祗適也適以見疎也公謂公冶

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也對曰

公治君實有國言魯君實有國誰敢違君誰敢

使君公與公冶冕服襄公以御服固辭公

固辭冕服冕服不受強之而後受受賜強與之而後公

欲無入襄公忌季氏榮成伯賦式微榮成伯賦式微

從公乃賦邶風式微詩曰式微式微乃歸

公從其言胡不歸義取寄寓之微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往返公治致

其邑於季氏公治本從季氏得而終不入

焉而終身不入曰欺其君言季氏欲欺其君何必

使余何必使季孫見之季武子若就則言

季氏如他日則公治言季氏不見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復言季氏政事及疾及公

病聚其臣聚大夫曰遺命我死言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必無以襄公所賜冕服非德賞

也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

使

二四

季氏敗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葬靈主不書葬魯

不鄭上卿有事時鄭簡公在楚鄭子展使

印段往子展使印段往周會葬伯有曰弱言印段年不

可不可葬子展曰與其莫往言與其不遣弱

不猶愈乎官卑年少猶勝於不往也詩云舉小雅王事

靡盬盬不堅固也言從王事不遑啓處

也故不暇起居處也跪也東西南北謂驅馳於誰敢寧

處誰敢安處堅事晉楚楚之堅固服事晉以蕃

王室也所以為王室王事無曠事無有

失足矣何常之有亦有何遂使印段如周遂

印段如周會葬傳言周襄甲於晉楚○吳人伐越越吳之獲

俘焉越俘以為閭吳別越俘之使守舟

舟吳子餘祭觀舟因自觀舟閭以刀弑之

言以刑人○鄭子展卒即公孫子皮即

位子皮即於是鄭饑於是鄭國而未

及麥未熟民病民病於子皮以子展之命

及麥未熟民病於子皮以子展之命

也

也

錄國人粟籩猶饋也子皮在喪故以戶一

鍾六斛四是以得鄭國之民是以鄭之民

故罕氏常掌國政鄭國之政以為上卿以為

鄭之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司城子罕即樂喜

曰鄰於善言鄰近民之望也民亦望宋亦

饑是時宋請於平公於宋平公出公粟以

貸出公家之粟使大夫皆貸使宋諸大夫

司城氏貸而不書司城氏即子罕氏

司

而不為德也為大夫之無者貸子罕為宋大夫

為去宋無飢人宋得服粟叔向聞之晉叔

宋鄭曰鄭之罕皮氏宋之樂宋子其後亡

者也皆有德綿遠二者其皆得國乎罕氏

其皆得掌宋鄭之國政乎民之歸也皆其民之施而不

德德厚施而不以為樂氏加焉宋之樂氏德

罕氏其以宋外降乎其將隨宋國晉平公

杞出也晉平公母杞女也故治杞治理其

也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子即晉荀盈合諸大夫為杞築城孟孝伯會之

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文子曰甚乎

也晉為杞築子大叔曰若之何哉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肄是屏

悼知

孟孝伯即仲孫羯

即游吉伯石

文子即衛

言可謂大

言將如

晉何哉

謂夏肄是

其棄諸姬

是棄

吉也聞之

是謂離德

比其鄰

其誰

齊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

去聲

此意亦

可知已

即異

雅正

月詩

鄰矣

高子容

其棄絕諸姬之國

諸姬姓也棄我

言其子大

言其

比史志反

言昏

而歸旋

高子容即齊高

亦可知也

諸姬姓也棄我

言其子大

言其

比史志反

言昏

而歸旋

高子容即齊高

定知伯即晉荀盈蓋城杞女齊相禮即司

馬侯相禮侍威儀也賓出高子容宋司馬女音汝相去聲

侯言於知伯女齊言曰二子皆將不免齊言

高止宋華定比皆將不免於禍子容專專自司徒侈侈縱

皆亡家之主也大夫稱主言高止華也知伯

曰荀盈何如言二子禍福對曰司馬專則

速及則自是而不及侈將以其力斃斃

而不遵法制則專則人寧斃之自是則力盡而自斃

使

斃將舉而將及矣言高止將及於禍速於

定出燕昭二十一年華范獻子來聘即士鞅拜

城杞也并謝魯公享之魯公為范獻子展

莊叔執幣公將以幣酬賓射者三耦二人

公臣不足公室甲微公臣取於家臣取於

家臣展瑕展土父為一耦所謂取於

也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所謂

不足者此也鄆鼓父黨叔為一耦二人亦

召音邵

耦為三○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司

女叔侯即司馬侯使魯歸前侵杞弗盡歸田也所歸少故不書○女音汝

也魯弗盡以晉悼夫人愠悼夫人平公母

曰齊也取貨齊叔侯名謂叔侯受魯先君

若有知也先君謂晉悼公不尚取之不尚

貨之取公告叔侯平公以悼夫人叔侯曰

平公皆晉之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皆晉之同姓也晉是以大以晉滅八國是若非侵

武武公獻公晉兼國多矣兼并小國如虞虢

誰得治之誰得治晉杞杞之夏餘也夏之

言而即東夷雜用魯魯之周公之後也周公

始封而睦於晉而與晉以杞封魯以杞

魯猶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魯之於晉

也魯之事職貢不乏備我致貢玩好時至

佳玩好貨時來獻公卿大夫魯君與其

晉○好去聲下同卿大夫卿大夫

相繼於朝

相繼於晉之朝廷

史不絕書

晉之史官不絕書魯

聘之朝府無虛月

晉之府庫無三月不受魯之貢賦

如是可矣

魯之事晉如何

何必瘠魯以肥杞

何必削魯而使之肥

且先君而有知也

且先君悼公神靈而有知

毋寧夫人

毋寧怪夫人之所為

而焉用老臣

老臣女齊自稱言安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

故來書曰子

賤之也

賤其用

吳公

子札來聘

見經見叔孫穆子札見穆子說之

喜悅穆子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穆子其將不好善而不能擇入心雖好善而

賢否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先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

大政而不慎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

請觀於周樂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聲○此以下皆是各依其國歌所曰美哉季

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未也猶有商

也善然勤而不怨矣樂於憂勤故未安為

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

美哉季札歌邶鄘衛之詩○邶音佩鄘音容曰

美哉季札美淵乎淵深憂而不困者也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

遠雖遭宜公洧亂愆公滅亡民猶秉義不

困至於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周

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是其衛風乎

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是其衛風乎

識其音觀其德為之歌王王王國風黍離

其衛國之風乎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曰美

哉季札言其美也思而不懼宗周隕滅故憂思

故不其周之東乎識其音觀其德為之歌

鄭樂土又為歌曰美哉季札美其有其細

已甚譏其政事民弗堪也其國民人將是

其先亡乎識其音觀其德政苛民怨為之

歌齊樂工又為曰美哉季札言其泱泱

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表東海者

為東海之其大公乎其大公之德國未可

量也言其國將復興為之歌函函周之舊

又為歌曰美哉季札言其蕩乎也樂

而不淫和樂而不至於淫蕩言有其同公

之東乎周公遭管蔡之變為成王後稷

東乎周公之為之歌秦秦國之風曰此之謂

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

故謂之夫能夏則大而從諸夏則大矣

大之至也此大之極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佐

遷而受其故地為之歌魏樂工又為歌魏

國也閔元年曰美哉季札言其泱泱乎庸

之聲泱泱大而婉弘大而婉約險而易行當

為儉字之誤也言其以德輔此若以有德

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為之歌唐樂工又為

風此晉詩也而謂之唐本唐叔曰思深哉

虞始封之地詳見昭元年傳

季札言其國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唐晉國憂深而思遠

故有堯不然苟不何憂之遠也

也非令德之後若非唐堯誰能若是

誰能若是誰能為之歌陳樂土又為歌曰國無主

言其盛為之歌陳陳國之風曰國無主

言其故曰國無主其能以乎

其能以乎言必亡也

自鄒以下無譏焉

鄒曹二國之風不復議論

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亦曰

哉美其德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而怨而不言

怨而不言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也此周德尚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謂有殷王之遺俗故周之德為之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季札言其德之廣大熙熙乎

和樂曲而有直體其聲而有三正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所以諫盛德形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

皆歌變雅故知其為之歌頌功告於神明

為周文王之德曰至矣哉

季札言其直而不佞

於佞傲故

以不傲曲而不屈故以不撓為德而

不福近者易至於福害遠而不攜遠者易

貳故以不遷而不淫遷動者淫蕩之漸以

復而不厭反復者厭棄之漸以哀而不愁

悲哀者愁苦之漸樂而不荒喜樂者荒縱

禮非德乎用而不匱其德弘大故用之廣而

不宣其德弘大故立志施而不費因其

而利之以此為施何取而不貪因其當取而

取何貪處而不底守之不以道雖復止處行

而不流制之以義雖常五聲和宮商角徵

磬盛德之至八風平八方之風謂之八風詳

節有度音克諧守有序無相棄

也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

箭南籥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

曰美哉季札美猶有憾文王恨不及

見舞大武者季札見舞武曰美哉同周之

盛也言武王之興周也其若此乎其盛固如此乎見舞韶

濩者季札見舞般湯韶濩之樂曰聖

人之弘也言湯聖人其德弘大如此而猶有慙德於湯慙

也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季札

見舞夏禹大夏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

其非禹其誰能脩之非禹之聖誰能治其功見舞韶

箭者季札見舞虞舜韶曰德至矣哉言舜

之德極大矣與天地同其大如天之無不憯也憯

也如天之無一物如地之無不載也

無一物雖聖人之德其良以加於

此矣其無以復觀止矣所請觀樂若有他

樂雖魯復有吾不敢請已言不敢請觀之

其出聘也季札之通嗣

君也而後死祭嗣立四年既遣札通嗣君

故遂聘于齊季子遂自說晏平仲季

謂之曰晏平仲子速納

邑與政

子謂晏平仲速以祿邑政事納歸於齊侯無邑與政不

祿邑不與政事乃免於難乃可免於齊國之難齊

國之政

齊國執將有所歸必將有未獲所

歸若政權未難未歇也歇盡也齊國之難未

入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陳桓子即陳無

字納政與邑於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樂高子

子尾難在聘於鄭季札自齊見子產

昭八年僑如舊相識見如故交二子與之縞帶

也吳地貴縞故季札以縞帶與子產子產獻紵衣焉

鄭地貴紵故子產以紵衣獻季子謂子產季子因曰

鄭之執政侈謂伯有執鄭政過於侈難將至矣將及於禍

難矣明年子政必及子鄭國之政子為政

子若得慎之以禮當戒謹恐懼不然若不

鄭國將敗鄭國將有禍適衛自鄭說遽瑗

伯主史狗史朝之子史鮒史魚之子公子荆

字南公叔發公長文子公子朝季札見之曰衛

多君子言衛國君未有患也未有禍患自衛如

魯季札自衛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也聞鐘聲

焉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曰異哉怪林父之所為吾聞之也

言我之辯而不德爭辯而德不足以必加於戮刑戮必加

身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夫子謂孫林父

懼猶不足恐懼猶自不足而又何樂何暇作樂

又洛夫子之在此也孫文子之子也猶燕之

巢于幕上言其危君又在殯衛獻公而可

以樂乎禮為晉君有服豈可作樂遂去之季札遂去不肯止宿文

子聞之孫文子聞季札之言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也

適晉國至晉說趙文子趙武韓宣子韓起魏獻子

即魏舒季札見三人而說之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

國之政將萃集於趙韓魏三家說叔向季札見叔向而說之將行

魯謂叔向季札告叔向曰吾子勉之勸叔向勉

君侈而多良晉君侈汰而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晉之

皆富盛政將在家富必厚施之家吾子好直

吾子謂叔尚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必思危言○好去聲下同
以自免於禍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即子公孫竈尾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放者宥之乙未出高止書曰出奔實放罪高止也所以示高止有罪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高止好掠人之罪也且專且專故難及之故禍難及○冬孟孝伯如晉孝伯即仲孫羯報范叔也范叔即士鞅為高氏之難故秋齊逐高止高堅以盧叛高堅

人

止止子以盧邑叛十月庚寅問丘嬰帥師圍盧攻高堅高堅曰苟使高氏有後言苟為高氏後請致邑請還盧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敬仲高溪也齊人從其請立高侯之曾孫鄰鄰音偃良敬仲也以高侯為高氏後○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即子皙辭子皙辭不肯往曰楚鄭方惡言鄭方不睦於楚

而使余往而使我往是殺余也是使楚殺我伯

有曰世行也言子哲世子哲曰可則往言

往聘難則已若則不往聘何世之有何世為

有伯有將強使之伯有將強子哲使子哲

怒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子哲將攻伯有而殺之大夫和

之諸大夫共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

有氏為盟於伯有之家以禘禘音皮是盟也言此盟於其與幾何必不

謀音忱是盟也伯有氏也其與幾何必不

也詩曰與小雅君子屢盟屢盟則無信

是用長此禍亂所以滋長今是長亂之道

也今此無故要盟於伯有禍未歇也禍難

必未歇必三年而後能紓然

明曰鄭大夫政將焉往言鄭國之政其將

同禘謀曰善之代不善善人之代天

命也此上天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

舉不踰等鄭國若舉執則位班也班次應

知擇善而舉鄭國若擇善人舉之知政則世隆也子產之德

為世高天又除之驅除伯有奪伯有魄伯有既死之後將焉辟

之雖欲避子產不可得也天禍鄭久矣鄭為日已以乃猶可以

其必使子產息之其必使子產安息其民乃猶可以

矣矣定不然苟不如此將亡矣鄭國將有滅亡之禍

聘鄭教書楚子遠罷書名氏儼夏四月蔡

經三十年戊午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

聘然無異於中國矣罷音皮夏四月蔡

世子般弒其君固景公弒靈公般五月甲

午宋災曰天火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伋

夫稱弟以惡王子瑕奔晉周無外秋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從夫謚也

葬事禮過厚鄭良霄出奔許嗜酒荒淫自

許入于鄭不言復入鄭人殺良霄冬十

月葬蔡景公無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足

主盟自宋始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寵來聘

通嗣君也郊教即位穆叔問王子之

為政何如王子圍為楚令尹故叔對曰

吾儕小人言我輩食而聽事聽其政事

猶懼不給命猶恐不給於而不免於戾

焉與知政事安敢與知楚國之政固

問焉穆叔再不告○罷終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言王子圍將

事子蕩將與焉將與其事助之匿其情

矣遠寵不言其為故是助子圍藏匿其邪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

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叔向

對曰子產吾得見與否言禍

在此歲也決在馬良

見不得見未可知

方爭有也言二家方爭未知所成未知所成

和平若有所成所若得吾得見我不得見乃可知

也乃可知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前年夫已與

兩家為和盟于伯有氏對曰伯有侈而悞伯有侈汰

子哲好在人上子哲好勝欲居其能相下

也降心相從雖其和也雖已和為盟猶相

積惡也猶相怨恨惡至無日矣怨惡之至不能久矣

為此年秋殺伯有傳張本○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

人之城祀者輿象也城祀在前年至是晉悼夫人為之享食以酬其勞

音似絳縣人或年長矣絳縣人或年已長

無子故自受役而往亦自往受享與於

食與於悼夫人之有與將有疑年疑年見其年

年使之年其年曰老人臣小人也言臣乃

不知紀年不知紀年之法臣生之歲但記臣始正

月甲子朔所稱正月謂夏正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自始生至今凡歷四百其季於今

其未至三之一也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今日日

也吏皆不知故疾師曠曰

也即晉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

也魯文公十一年乙巳惠伯會是歲

也兼言此狄伐魯長狄鄭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莊叔即叔孫得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鹹之役得臣獲長狄

而皆名其子得臣生子待事而名之故

獨虺無聞七十三年矣自乙巳至今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

以甲子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古

故以二畫在上三人在下下二如身

如身豎置身旁是其日數也此是老人始

數也蓋以二首為二萬六士文伯曰士南

伯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四

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

末三分六一甲之一故少四十日趙孟問其

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縣大夫

趙孟即趙武問則其屬也

也召之

趙孟以老人為賢故召而見之而謝過焉且謝已

過曰武不才

趙孟自稱名能任君之大事

晉君之

以晉國之多虞

以晉國憂虞不能

由吾子

吾子而用之

使吾子辱在泥

塗久矣

老人自壯至老不仕而屈辱武之

罪也

言此乃我不敢謝不才無才能遂仕之

遂使老

使助為政已為政辭以老年老辭

不顧與之田

乃與老人

使為君復陶

使人為

晉君復陶主衣服之官

以為絳縣師人為

絳縣師掌地域

而廢其與尉之官使

老而廢

於是魯使者在晉其時魯使適在

歸使者

以語諸大夫以絳縣老人之事告

季武子曰

即季晉未可媮也言晉未可媮

有趙孟以為大夫

為政卿有伯瑕以為佐

伯瑕即士文伯

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史

趙師曠之賢而備咨問謀度之哉○度音鐸有叔向女齊以師

保其君有叔向女齊之賢以其朝多君子

聚於朝廷其用可媮乎勉事之

而後可勉力事晉而後可也傳言晉夏

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鄭簡公及其

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

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君蔡景侯

為太子般娶于楚娶楚女為太子般通焉

蔡景侯私太子弒景侯終子產言潏而不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括儋季之子也除服見靈單公子

愆期為靈王御士愆期周御士單公子過

諸廷愆期行聞其歎而言聞儋括歎曰此

字以卜述烏乎發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

夫音入以告王愆期入以括且曰且謂必

殺之必殺不感而願大願甚大視躁

而足高目視躁疾而心在他矣僖括之心

不殺僖括必害必為王王曰靈王童子何

知童子謂愆期及靈王崩靈王崩在二十八年僖括

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主弟佞夫

弗知佞夫弗與其謀戊子僖括圍為逐

成愆成愆為邑大夫故成愆奔平時平時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華成殺

佞夫五子周大夫以僖括欲立括瑕廖奔

晉晉皆僖括之黨故書曰天王殺其弟

佞夫見經罪在王也佞夫不或叫于宋

大廟叫呼也曰謔謔出謔謔熱也出

鳥鳴于亳社亳社殷如

曰謔謔鳥聲如曰謔謔甲午宋大災天

宋伯姬卒伯姬遇火不肯下待姆也姆

師也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君子謂宋

共姬謚也即伯姬從夫女而不婦言共姬

之道而不知女女子待久而後敢行婦為

義事也從宜以處事可也時○六月鄭

子產如陳泣盟子產如陳歸自陳復命復命

告大夫子產告大夫曰陳亡國也言陳之為

不可與也結不可與聚木粟精聚木稻黍

繕城郭繕治城郭恃此二者恃此多城郭

而不撫其民而不撫恤其民人則城

非不多必有委其君弱植陳之君植立寡

而去之之患矣

又如字公子侈陳之公子侈汰太子卑陳

大夫敖陳之大夫驕傲淫放

政多門陳之政權不由一人以介於

大國介間也以此亂政能無亡乎能無滅

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叔弓魯葬共姬也

鄭伯有者伯有即酒伯有即

為窟室掘地為窟築室其而夜飲

音嗜

酒為長夜之飲擊鍾焉奏樂於地朝至未已天至

明伯有之家臣來朝者已至而朝者曰朝

飲酒猶未已○朝音潮下同朝者曰朝

有者問公焉在謂伯有安其人曰伯有

吾公在馨谷馨谷，窟室之别名皆自朝

布路而罷布路，分散也伯有之家臣皆自朝

既而朝既而伯有則又將使子皙如楚前

既和今又欲強使歸而飲酒伯有既歸又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子皙以駟氏

其家族之甲伐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

而後知之及伯有酒醒而遂奔許伯有遂

夫聚謀鄭大夫聚謀所子皮曰即罕仲虺

之志仲虺湯左云其書亂者取之國之亂

取亡者侮之國之亡者推亡滅亡者推固

存安存者固國之利也能此數者罕馬

豐同生罕子皮馬子皙豐公孫段也三伯

有汰侈伯有孫特無黨加故不免伯有

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時人或告子產當
 家之疆以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我
 共攻伯有子產曰豈為我徒豈於馬良偏
 有所國之禍難國家之有禍難誰知所敝
 誰能預知或生疆直三家若能直難乃不生
 禍難何自而生今三家姑成吾所且欲以
 未能強直則伯有方爭無所附
 顯為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伯有氏為子晉所攻有死者斂去聲不及謀與
 產為之棺斂而殯之斂去聲不及謀與
 於大夫而遂行去鄭印段從之印段義子
 之謀

之而去而子皮止之子皮止子產衆曰衆謂人
 不我順人謂子產也言何止焉而留之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夫子謂子產加禮
 況生者乎則其加禮於遂自止之遂自留
 壬寅子產入子產入鄭癸卯子石入印段從子
 皆受盟于子哲氏子產子石皆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大宮鄭簡公及其大夫盟
 秦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鄭師之梁伯有聞

鄭人之盟也怒伯有以鄭人為盟背已故忿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及聞子皮之甲不與

預音日子皮與我矣言子皮與我同好不伐我癸丑晨自

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伯有早晨自城

因馬師頡頡即羽頡子羽孫也為介于襄

庫介甲也用襄以伐舊北門以代鄭伯馬

帶帥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哲之

有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子哲伯有皆子產兄弟吾從天所與

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從天之所與者而已伯有死於羊肆肆羊

市列也駟氏攻伯有子產衣襲伯

枕之股而哭之以伯有之尸枕於已之斂

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為伯有棺斂

之家臣在市側者既斂而葬諸斗城又

伯有於鄭子駟氏欲攻子產駟氏怒子產

攻子皮怒之斂去聲曰禮禮之國之幹

之子皮怒其禮禮為道

也國之有禮如木之殺有禮伯有而行之

是殺有禮之人禍莫大焉國無禮如木無幹將無

此乃止敢攻子產於是游吉如晉即游吉

大還歸自晉聞難伯有不入懼禍及鄭復

命于介介副使也子大叔八月甲子奔晉

奔晉子大叔駟帶追之駟帶自追子及酸棗及

地與子上盟子大用兩珪質

于河用兩珪質信于有河之神使公孫盱入

盟大夫先入鄭與諸大夫盟已巳復歸

于鄭叔歸書曰鄭人殺良霄經不稱大夫言

其大夫殺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驕

之卒也卒在十九年將葬將葬公孫揮

與裨竈晨會事焉夫裨竈早晨往會葬事

過伯有氏有之門其門上生莠伯有之門

上生惡草子羽曰孫揮其莠猶在乎伯有也

問其猶在者以伯有於是歲在降婁

侈知其不能以存也

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奎降婁中而且周
婁之度○降音杭下同
月今五月也故降禪竈指之降婁正中乃
婁星中而天明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故言伯有猶可以終
歲星一歲不及此次也已降婁之次伯有
周之數
必先及其亡也伯有死歲在姤訾之口
管室東壁星也二十八年歲星淫在亥枵
停二年今年在姤訾之口○姤音狙訾音
貴其明年乃及降婁明年歲星乃及降婁
次之僕展從伯有夫僕展鄭太與之皆死
言上

僕展與伯有皆死羽頡出奔晉伯有為亂故出奔
為任大夫任晉邑羽頡為邑雞澤之會
年鄭樂成奔楚鄭樂成以楚遂適晉樂成自
羽頡因之馬師頡乃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羽頡與樂成比周而言伐鄭之說焉乃進
事趙文子○比音鼻
於趙文子說以宋之盟故弭兵故不可皆盟
伐鄭之說以宋之盟故弭兵故不可皆盟
鄭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伐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為掩五年為大

司馬而取其室而取其室申無字曰無字王子

必不免言王子圍必善人為善國之主也

國家之宗主也王子相楚國子圍為令尹故云將

善是封殖所當為國家而虐之而虐殺是

禍國也是將以禍且司馬且司馬令尹之

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皆楚王股絕民之

主為掩之善可為民之去身之偏為

是斷去身之偏也去上聲艾王之體

之善可為王之體也艾王以禍其國

於楚國無不祥大焉莫大於此何以得

免何以得免於禍○為宋災故

為宋火災之諸侯大夫會晉合諸侯之

以謀歸宋財謀以財歸宋冬十月叔孫豹

會晉趙武齊公孫萬宋向戌衛北宮佗

鄭罕虎皮子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

既卒事而無歸於宋既而不能踐其

註經既卒事而無歸於宋

故不書其人諸大夫名君子曰信其不可不

慎乎言盟會之信澶淵之會此會卿不書不

夫諸侯之上卿在列國夫諸侯之上卿在列國

大夫皆上卿或以通會而不信歸財之信寵

名皆棄寵謂族也與不信之不可也如

是不可失信詩曰王詩曰文王陟降言

王之德升陟而接於在帝左右帝之左右

與天同運而接於信之謂也惟其信是以又曰又

逸詩淑慎爾止淑善也言善無載爾偽無載

之詐不信之謂也合於天德也書曰某人

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書尤之也而無歸

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深

尤之所以釋向戎之并與也為正卿深

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不

書魯大夫不書叔諱之也向戎既以許而

不歸客主皆與君子以尊尊之義君○鄭

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辭子

辭不肯知政曰國小而偏偏近於大國也而族大寵

多恃公族盛大而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

曰虎帥以聽帥虎子皮名言虎誰敢犯子謂子

犯子之言誰敢子善相之子善輔相鄭國無

小無有大小能事大事小國能國乃寬為

得寬裕故子產為政皮代子有事伯石即伯石

孫服鄭國有賂與之邑賂伯石而子大叔

曰國皆其國也言為鄭大夫奚獨賂焉為何

獨路伯石而後使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皆得

其欲若人皆得以從其事而家之事而要其

成而要責其成非我有成乃出於我其在

久乎豈在於何愛於邑何愛於邑邑將焉

往邑猶在鄭其將子大叔曰若四國何言

為四鄰之子產曰非相違也非相違矣而

相從也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尤怪也言

於鄭書有之鄭之史曰安定國家欲安定

我鄭書有之鄭之史曰安定國家欲安定

者必大焉先和必先姑先安大和必先

以待其所歸而待其歸既卒既卒伯石懼而

歸邑伯石乃懼而卒與之伯有既

死及伯有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策命伯石

為卿辭不為卿大史退及鄭大則請命

焉伯石又請大復命之復命伯石為又辭

辭伯石又如是三者三乃受策入拜伯石

策命以入子產是以惡其為人子產是以

石尚虛飾不誠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

○子產使都鄙有章子產為政使國都及

分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洫田邑有

洫况域反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廬

大人之忠儉者大人謂卿大夫從而與之

隨其有功秦侈者因而斃之隨其

而斃豐卷將祭請田焉

請田獵弗許弗許子產曰唯君用鮮祭必用野

三十一

獸之衆給而已衆臣之祭取足於芻藜而

子張怒子張即豐退而徵後退而召兵子

產奔晉較而與子皮止之子皮止而逐

豐卷產以其欲攻子豐卷奔晉逐而子產

請其田里子產請豐卷田里三年而復之

三年乃及豐卷而復之反其田里以其舊田及其入

焉及其田里從政一年子產始從與人誦之

衆人歌謠以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

故取衣冠而畜藏之褚音楮禮韻音貯取我田疇而伍之畔

為疇兼并者失志故孰殺子產孰有能殺

吾其與之我當助及三年及從政又誦之

又歌謠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子產能為我有田疇田疇雖子產殖之

子產殖之子產殖之誰其嗣之

誰能嗣續其善政哉傳言鄭所以與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四
梅谿林堯叟 唐翁

魯襄公十三

經三十有一年 巳未 春王正月 夏六月 辛

巳 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復而 秋

九月 癸巳 子野卒 不書葬 未成君 巳亥 仲孫羯卒

冬 十月 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 葬於是始 癸酉 葬

我君 襄公 十有一月 莒人弒其君密州 比黎

公弒展
與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自澶淵會

還見孟孝伯穆叔見仲孫羯語之告孝伯語去聲又下語諸同

曰趙孟將死矣言晉趙武將死矣其語偷也偷苟且也其言

且語苟不似民生不似治民之主且年未盈五十成

年戰于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

滿五而諄諄焉諄諄鄭重之貌如八九十

者如八九十弗能久矣弗能久矣其位矣若趙孟

死若趙武既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其當繼之為政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吾子謂孟孝伯何可以

樹善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君子也言韓起

德晉君將失政矣其政權矣若不樹焉

若不早樹立善交使早備魯使韓起早及其事而

政在大夫在諸大夫之家韓子懦弱韓起

困弱大夫多貪諸大夫求欲無厭欲無有

厭厭平聲齊楚未足與也魯不堪晉未足

特魯其懼哉魯國其孝伯曰人生幾何言

之生世能誰能無偷誰無苟且朝不及夕

有幾時將安用樹安用穆叔出而告

朝之所為穆叔語畢而曰孟孫將死矣言孟孝伯吾

出告其從人語諸趙孟之偷也我告以趙孟而又甚焉

孝伯又言朝不及又與季孫語晉故穆叔

多是偷之甚也季孫不從季武子不及趙

故如與孟孫言文子卒元在昭晉公室卑公室卑弱政在

侈家侈在大夫韓宣子為政韓宣子不能

圖諸侯不能圖度魯不堪晉求魯不能當

讒慝弘多弘大衆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

會在大昭十三年齊子尾害閭丘嬰子

即公孫蔓以閭欲殺之欲以計使帥師以

伐陽州陽州魯地使閭丘我問師故魯以

問齊何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

師也伐陽州不書成伐工倮灑消竈孔

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故出奔。○僂音婁灑音洒消音音又星上

出群公子乃逐羣公子而出之為昭十一年藥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襄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

必從之天之所視聽皆因乎民故必從其所欲君欲楚也夫

故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民之所欲天

也夫欲從楚故作其宮作好楚而若不復適楚

若不再往楚國必死是官也則襄公必死於此官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見經叔仲帶竊其拱

璧仲帶乘亂竊之以與御人侍御之人

納諸其懷納璧於懷而從取之而後從御

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叔仲帶之所立

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國敬歸襄公

次于季氏次舍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卒于野毀

也過致滅性○已亥孟季伯卒終穆○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也歸姓也

以爲君是爲昭穆叔孫穆叔曰太

子死言立君之禮有母弟則立之有大子

弟則以無則立長無太子之年長者則擇

上年鈞擇賢若二人年鈞俱長義鈞則卜

若二人義鈞賢等則卜其吉者古之道也

此古先立非適嗣野既非適音的何必娣之

子何必立其且是人也且昭公之居喪而

不哀昭公則無哀哭之節在感而有嘉容

毀無容在感之常也是謂不度是謂不

度之人凡不遵法鮮不為患少有不為若

果立之昭公必為季氏憂必為季氏之

五年果武子不聽穆叔之言卒立之卒

昭比及葬葬襄公在比音庇三易裘昭公所衣

之裘嬉戲無度輒弊壞凡三易裘衽如故裘

復如舊裘可見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昭公立時已猶有童心兒童之心

所以嬉戲無度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君子知昭公必不善終於魯○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見經情而多涕急情不敬子

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言滕成公不以將死怠於其

位以怠惰不敬而哀已甚而哀哭過甚北於死所

矣北矣有死能無從乎能無從之而死乎為

○癸酉葬襄公五月○公薨之月今年子產

相鄭伯以如晉子產相鄭簡公以晉侯以

我喪故有晉平公以魯未之見也未見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子產使人盡毀鄭伯所

音垣而納車馬焉而納鄭伯從士文伯讓

之其毀垣之故曰其辭敝邑以政刑之

不脩晉國以不能脩寇盜充斥充斥也斥

賊之無若諸侯之屬無若屬國辱在寡君

者何辱來朝聘於晉是以令吏人完客所

館是以使吏人脩完諸侯高其閉闕閉闕

厚其墻門曰開闕門也衡門謂之闕高作厚其墻

垣垣亦墻也厚以無憂客使憂及盜賊今吾

子壞之吾子謂子產壞其墻雖從者能戒

雖鄭之從者知所其若異客何他國賓客

待以敝邑之為盟主侯之盟主繕完葺墻

葺覆也謂以草覆墻也以待賓客以待

諸侯之若皆毀之若人皆其何以共命

其何以供應諸侯寡君使甸請命士文伯

伯瑕與范宣子士甸同族同名對曰子產

此言晉君使甸請問毀垣之命對曰子產

以敝邑褊小以鄭國褊小寡介於大國間於太

國誅求無時誅責需求於是以不敢寧居

是以鄭君不悉索敝賦盡索鄭國土地之

敢安居其國悉索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逢執事之不

間適遇晉國未有而未得見而未曾得見於

現下又不復聞命朝之不得聞會未知見時

未相見之時不敢輸幣納於晉之府庫亦

不敢暴露亦不敢其輸之幣亦

而納則君之府實也則皆晉君充實府庫之物非薦陳之薦陳猶不獻見也不敢輸也輸納於府庫其暴露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燥則雨濕不以其而朽蠹致使幣帛損朽以重敝邑之罪增重不敬僑聞僑子產名文公之為盟主也文不侯盟主也侯盟主也官室卑痺晉君所居官室務從卑小痺音婢亦音無觀臺榭閨門曰觀築土曰臺榭觀音貫以崇大諸侯之館舍則崇大之觀館如公寢諸侯館舍如晉

君之庫既繕脩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司空掌邦土故使巧人以時填館官室巧人塗館舍之官室填音烏諸侯賓至諸侯之客甸設庭燎庭燎音覓大燭大燭也甸人僕人巡宮巡宮行夜也僕設照庭大燭馬有所賓賓之車馬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去中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則隸人牧圉去中車脂轄以脂塗客之車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之所為以供其事

官之屬各展其物各展陳也羣官之屬公不

留賓賓於館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憂樂

同之其好惡樂音則同洛事則巡之失晉則

當否教其不知則賜以教訓而恤其不足

實有不足晉則惠其賑恤賓至如歸實至于館家用無

寧菑患耶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不畏寇

盜僕人巡官縱有而亦不患燥濕庫既結

無所患今銅鞮之官數里今銅鞮廣數里○

鞮音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卑如隸人館門

不容車門庭迫迫而不可踰越又有墻垣

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猶

災也水潦無時賓見無時賓客朝見命不

可知召見之命若又勿壞其墻垣是無

所藏幣是無所藏以重罪也而暴露朽蠹

罪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

宜雖君之有魯喪雖音與魯有亦敝邑之

憂也言鄭與魯亦若獲薦幣若得朝見薦

修垣而行則自當修其君之惠也若晉君

也也敢憚勤勞豈敢畏憚文伯復命伯復

命於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我實

近來遠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

諸侯館舍之垣墻誠如徒隸所居是吾罪也引舍之罪

使士文伯謝不敢焉乃使士文伯謝不晉

侯見鄭伯有加禮於是晉平公見鄭厚其

宴好而歸之厚其飲宴之好乃築

諸侯之館晉人乃改築待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辭令不可廢子產有辭

其釋辭也如何可以廢詩曰舉大雅辭之

輯矣有輯睦民之協矣則民無辭之懌

矣有懌悅民之莫矣莫猶定也則民其知

之矣謂詩人知鄭子皮使印段如楚時

之矣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時

伯在晉故言子以適晉告于鄭伯往朝禮

皮使印段如楚也得事大○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比

莒子密州之號去疾展與○比音毗下同既立展與立

與比為又廢之又廢○展與犁比公虛犁比公為

國人患之以為患皆十一月展與因國人

攻莒子弒之展與因國人○乃立乃立

立為去疾奔齊奔齊○齊出也齊出也

去疾之母齊去疾之母齊○展與吳出也展與之母齊

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

之言罪之在也言罪在買朱鉏也傳於例

故復重○吳季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

也成七年適吳為為○通路也通路也趙文字

問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延陵州來

故曰延州其果立乎其果立乎巢隕諸樊諸樊

門于巢卒在閻戕戴吳戴吳即餘祭閻戕

○我在天似啓之天意殺二君似何如何其終

對曰狐庸不立言季子不立為君是二王之命也

言此乃諸樊戴天命當死非啓季子也非天殺季子

也若天所啓若天之所其在今嗣君乎

謂夷甚德而度德行修而德不失民有德

故不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

小民親於上下其天所啓也其天意之有兵

國者若保有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必夷

子孫實能季子季札守節者也守節者言自

守其節者也雖有國雖其三兄欲不立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北宮

即北宮作相衛襄公宋之盟故也二十七年

朝于楚相去聲過鄭印段往勞

于棊林鄭使印段往勞如

聘禮如聘問而以勞辭而用文子入聘

北宮文子聘子羽為行人鄭使子羽馮簡

子與子大叔逆客文子事畢而出北宮

既畢聘言於衛侯進言於衛襄公曰鄭有禮言鄭國來

禮接有其數世之福也此其福澤可及數世其無大國

之討其不得罪於大詩云舉大雅乘桑詩誰能

執執持熱物逝不以濯而不往取水禮

之於政以為政而有禮如熱之有濯也如執

得解也以為濯有禮以節其政如何

患之有此為國如此復何憂患之有辭子產之

從政也此以下傳言子擇能而使之擇人

能者而馮簡子能斷大事馮簡子能決斷

子大叔美秀而文子大叔貌美才公孫揮

能知四國之為公孫揮即子羽能知而辨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凡諸侯

姓之同異班位之高下人物之而又善為

辭令而又長裨謀鄭大夫長於

謀於野則獲則謀於寬閑之野謀於邑則否

謀於喧囂之邑則不得鄭國將有諸侯之

其所謀此其才性之故

事若鄭國將有甲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

子羽子產乃以四鄰所且使多為辭令且

為辭令多與裨諶乘以適野子產乃與裨諶

之野○使謀可否使裨諶謀其而告馮簡

子而以禪諶所謀使斷之使馮簡子事成

既成乃授子大叔乃以其事授使行之使

大叔以以應對賓客侯之賓客是以鮮有敗

事是以所行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已

事少有所覆敗

皆傳跡子產行事以明○鄭人游于鄉校

北宮文子有禮之言○鄭人游于鄉校

鄭人游于其以論執政以論執政以論議執然明謂

子產鄭然明以其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

問議國政故子產曰然何為何為言何為夫

人夫鄭國之人朝夕退而游焉朝暮見

曰夫音扶下同朝夕既退而以議執政之善否以議

政之善其所善者以為善者吾則行之吾則改

從而其所惡者善者○惡以為不吾則改

之而改之吾則從之是吾師也我是衆議乃師也若之何毀若之何欲之毀學校我聞忠善以損怨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善可以損止怨謗不聞作威以防怨以防怨用以防然猶防川然不遽止遽畏懼也言作威防如壅過人言壅過人言譬大決所犯大決其所犯害傷傷且衆多吾不見救也如人言沸騰久必多必且衆多吾不見救也如人言沸騰能救止也沸騰我不不如小決使道如小決常使通行循其故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故治人之道

言以為我言以為我然明日然明日告告蔑也蔑也今而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吾子謂子產信可服也事小人實不才無材能欲毀若果行若果行此此行藥石之言其鄭國實賴之其鄭國之人實依賴之豈唯二三臣豈唯二三臣仲尼仲尼聞是語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曰以是觀也之言觀之之言觀之人謂子產不仁或人謂子產吾不信也我不以其言為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未知

邑可使治子皮曰愿言尹何為吾愛之我甚愛之

不吾叛也使之為邑使夫往而學焉夫謂尹何

使往治邑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亦愈知為治之道矣

子產曰不可言不可使人之愛人凡人之

求利之也皆未以利今吾子愛人則以人

政吾子謂子皮親愛猶未能操刀而使割其久則必政與之

也猶人未能操刀其傷實多多自子之

愛人子謂子皮傷之而已徒以傷其其誰

敢求愛於子其誰敢子於鄭國在鄭國

棟也猶屋之棟折榱崩榱榱也棟所以架

壞所追反僑將厭焉屋壞則人將覆壓故言

於軒反敢不盡言子有美錦設若

美錦不自有不使人學製焉必愛惜之不使太官

大邑凡邑宰大官身之所庇也此吾身所

也而使之學者制焉而使之學者其官邑其為美

錦官邑之重不亦多乎官邑重而美錦輕

亦不可僑聞所以我聞學而後入政學而優則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而後入政學而優則

若果行此若果使尹必有所害非徒無益

譬如田獵射御又譬如田獵射貫則能獲

禽貫則能獲禽獸若未嘗登車射御若未嘗

則敗績厭覆是懼則敗其功績與

免何暇思獲獲禽獸子皮曰善哉稱美子

虎不敏虎子皮名自吾聞君子務知

大者遠者君子有遠慮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小人從邇故務我小人也我小人之

服附在吾身美錦之為衣服我知而慎之

我則能知而謹重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所以庇身我遠而慢之我則不知

微子之言若無子吾不知也吾不知

其他日我曰往曰我子為鄭國子謂子產

政我為吾家我自為以庇焉以庇身其可也

其亦今而後知不足自智慮不自今請

雖吾家自今日以往請聽子而行聽子之

事子產曰人心之不同有言人各如其面焉

人面無有同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

者亦如其吾使子之家事皆聽我而後行也抑心所謂

危抑我心以此事亦以告也則亦不敢子

皮以為患子皮以子故委政焉故以國政子

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衛

侯在楚衛襄公朝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

威儀令尹圍即王子圍北言於衛侯襄公

曰令尹似君矣言王子圍將有他志瞻視

行步不常雖獲其志雖使得遂不能終也

必有他志雖獲其志慕國之志不能終也

必不詩云蕩大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少

善終之實難謹終令尹其將不免王子圍

後必不公曰衛襄子何以知之文子謂北宮

免禍不公曰衛襄子何以知之文子謂北宮

知其能，篡國。對曰：北宮文詩云：舉大雅，敬復不免於禍。

慎威儀，為君者當恭敬。惟民之則，故可。以法令尹無威儀，敬慎其威儀，民無則焉。無則，法所取焉。民所不則，不取法，所以在上而民止。

以君不可以終，保其終。善哉，善哉。公曰：善哉，善哉。其言何謂威儀？因問威儀，道何如？對曰：有威而可畏，所以其可畏也。謂之威，謂之儀，有儀而可象，所以其可象也。謂之儀，謂儀，君有君之象。

威儀，為君盡君道，故其臣畏而愛之。為臣者，畏而愛之，則則而象之。非具文之儀，故能有其國家。故其人君能保令聞長世。世，美名垂無窮。臣有臣之威儀，為臣盡臣道，故其下畏而愛之。不言則而象之，蒙上文也。故能守其官職，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宗族保全。

寡利，順是以下。兄弟夫婦朋友士農工商，皆如是。威儀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是

五十四

十九

是

上下相安，衛詩曰：舉邦風威儀，棣棣富而堅固。如柏舟詩：威儀棣棣，富而

也。不可選也。選數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內外大小等之人，皆有威儀也。此解詩意，

不可得也。周詩曰：既醉，大雅朋友攸攝也。攝

之所，佐攝者攝以威儀也。攝也。言朋友

之道，言所貴於同，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此

詩意，必相攝也。周書數文王之德，舉周書泰

文王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

其德。懷即愛也。小國望言畏而愛之也。此

書以證上文畏詩云：皇矣，大雅不識不知，言

而愛之之說。王不自用，順帝之則，惟在法象天

象之也。此解詩以證上文說。紂囚文王七年

昔者商紂囚周文王，諸侯皆從之囚。諸侯義

從文王，紂於是乎懼而歸之。紂於是恐懼

可謂愛之。王可謂愛文王，文王伐崇，崇德亂

而伐，拜駕而降為臣。三旬不降，退脩教而

使伐之，因壘而降，故

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

其德，懷即愛也。小國望言畏而愛之也。此

書以證上文畏詩云：皇矣，大雅不識不知，言

而愛之之說。王不自用，順帝之則，惟在法象天

象之也。此解詩以證上文說。紂囚文王七年

昔者商紂囚周文王，諸侯皆從之囚。諸侯義

從文王，紂於是乎懼而歸之。紂於是恐懼

可謂愛之。王可謂愛文王，文王伐崇，崇德亂

而伐，拜駕而降為臣。三旬不降，退脩教而

使伐之，因壘而降，故

云再駕。○**蠻夷帥服**。莫不帥服。可謂畏之。
降音枕。○

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功業。天下誦而歌。

舞之。而歌。舞其盛。詩。可謂則之。王之功業。

文王之德。行。○**至今為法**。為天。

下。可謂象之。王。之德行。有威儀也。功業。德。

行之盛。以其。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以下詳。

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此以下詳。

威儀其在位。施舍可愛。溫然可愛。進退可。

度。或進。或退。周旋可則。則左。右。周旋可謂法。

互言之者。容止可觀。容。貌。可。作事可法。事。

可以。德行可象。身為度。聲氣可樂。聲為律。

法則。德行可象。身為度。聲氣可樂。聲為律。

○樂。動作有文。一舉。一動。言語有章。一語。

音。洛。以臨其下。以臨治其人。謂之有威儀也。

成章。以臨其下。以臨治其人。謂之有威儀也。

可達。以臨其下。以臨治其人。謂之有威儀也。

所以謂之君臣。上。

下。各有威儀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四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四

